

我的出生,平凡得像一粒尘埃,却在命运流转里,融入了两段温暖的时光。

母亲师范毕业后,便与同学结为连理。然而,母亲结婚后不久,其丈夫就因不堪世事纷争而自尽了。这段往事,母亲始终缄默不语,我是从她闺蜜零星的叙述中拼凑出来的。后来,母亲与已有两个女儿的爸爸重组了家庭。爸爸是当地学校的教导主任,我出生时,母亲已三十岁,大姐长我十二岁,二姐大我六岁,她们住在渠县的婆婆家。于是,我成了母亲身边的第一个孩子。

母亲被调到大竹县石子区四合乡小学后,父亲也转至高穴区五仓乡。因为教师上课期间不能带孩子,刚满一岁的我被送到高穴区的张婆婆家寄养。

张婆婆不以务农为主业,而是靠照看孩子维持生计。她用积攒的钱建了一栋砖瓦平房,与前面的旧院子相比格外醒目。她失去三个亲生的婴儿后,按照乡俗领养了大毛、押长,之后亲生的二毛与凤儿都平安长大。

张婆婆待我如己出。吃饭时,她会悄悄教我:第一碗少盛些,吃得快,才有机会舀第二碗。每次去坐席归来,她的衣襟里总是藏着偷偷留给我的炒胡豆或糖果。夜晚,我常睡在她身旁,听着她哼唱的歌谣入睡。这些偏爱,常惹得大毛、二毛嫉妒。张婆婆不识字,却深信“树杈不修要长歪,子女不教难成才”。有一次,凤儿姐带我去捡谷穗,回家后,张婆婆见她背篓里的谷穗整整齐齐,断定是偷割的,不仅责打她,还将谷穗悉数归还给生产队。

张婆婆能干却也倔强,洗衣做饭、操持家务全揽一身。琐事堆积时,难免会烦躁,她有时与丈夫争吵,甚至动手打架。每遇此时,我便冲到他俩中间,推着张婆



## 时光温暖

□邓继华

婆快跑,使她少受些皮肉之苦。如今想来,那些吵闹如同灶台间的锅碗碰撞,反而成了生活乐章中独特而和谐的音符,在吵闹与和解中,感情反而与日俱增。

在张婆婆家的日子,是我记忆真正开始的时光。她家的房子前面是一个四合院,唯独正前方无房,似一扇永远敞开的大门,一眼望去,公路那头的农田如巨幅织锦,随四季流转变幻色彩:春来嫩绿,夏至浓翠,秋染金黄。低矮的屋檐沉淀着岁月痕迹,青砖黛瓦间苔痕斑驳。清晨,鸟鸣如轻快的序曲,开门声、人语声、炊烟袅袅,交织成田园诗般的日常。我们这些“小尾巴”跟着大孩子捡柴割草,在四季流转中野蛮生长。

夏天是最快活的,我们赤脚踏进河沟摸鱼捉蟹。清水见底,鱼儿溜得快,倒是横行的螃蟹常被我们逮个正着。那时的我们,在蓝天白云下,任由童趣挥洒,只是冷不丁被螃蟹的大螯夹住手

指,疼得哇哇大叫,才为嬉闹添上一笔鲜活的痛楚。冬天,村庄上空飘着广播声,我们模仿着这里是长征大队的开场白,把童真演绎得煞有介事。长征大队这四个字,从此铭刻于心,任凭岁月冲刷,也从未褪色。

夜晚,煤油灯灯影摇曳,张婆婆哼着我听了无数遍的歌谣,用粗糙的手掌轻拍哄我入睡。而我常望着墙壁出神,想象着父母的轮廓。于是,寒暑假是我最期盼的时光,父母会带我坐上颠簸的客车,前往渠县的婆婆家。

婆婆家早年也算体面。爷爷曾是一名开明商人,坚持送大姑、大爸入川大读书。我从未见过大姑,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她穿阴丹蓝旗袍、梳学生头的模样。1948年,爷爷家遭盗窃,急火攻心下突发脑溢血去世。子女们为他风光大葬,几乎耗尽家底。此后,大爸远赴贵阳,三爸定居成都,么姑在广元,唯有婆婆与么爸留在渠县。

婆婆的家,狭小逼仄,屋里有一张床,床前摆着一张吃饭的方桌。桌子一边紧贴着墙壁,只能在另外三边落座。靠墙的另一边立着一个柜子。两扇门各通一处,一扇通向后面屋檐下搭建的厨房,背靠一完小的围墙,另一扇门则通往两家共用的堂屋,我们回去了就在堂屋睡。婆婆精明能干,尤其烧得一手好菜。炊烟升起时,香气能飘半条街。她靠子女每月寄的五元钱生活,却仍乐善好施,邻里都夸她心肠好。

在渠县的日子满是甜,一支粉红色的透明冰糕便是无上的享受,我总是一点点地舔,让清凉的甜意漫入口中。懂懂的我们踏入电影院,很快便陶醉在幕布上的黑白世界里。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,是那静悄悄的渠江。江面如镜时,倒映着岸屋云影。渡轮鸣笛而过,船尾浪花翻涌,与云朵相映成趣。夏日,我们便在浅水区嬉戏打闹,乐而忘归。

那些日子,我曾以为只是寻常的快乐。直到多年后,婆婆临终前紧握父亲的手声泪俱下,我才恍然明白:自从爷爷去世后,她独自撑起的不仅是家,还有漫长岁月里无法言说的孤独。尤其是眼睁睁看着成绩优异的么爸因为成分问题无法上大学,成为她心中难言的隐痛。令人欣慰的是,子女们始终孝顺,常回家探望。而么爸也通过自学取得大学文凭,从知青成长为教师进修校职工。这份迟来的圆满,仿佛是对婆婆一生隐痛的温柔补偿。

儿时的记忆,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:母亲怜爱的目光,父亲宽厚的怀抱,三爸递来的压岁钱,么爸灯下苦读的背影,还有那追蝶入菜花、无处寻觅的欢畅,最难忘的是婆婆端出的热菜,张婆婆呢喃歌谣所带来的两段温暖时光,成为我心底最柔软的珍藏。

## 见山,见雪(外二首)

□张坤富

我的窗檐低矮  
推开窗只能看见麻雀的惊落  
和老梨树的缄默  
絮语迈不过院墙  
水已静止  
黄昏 太阳溢下的金色液体  
在黎明垒成一坝又一坝的霜

去见山吧,听说西岭雪大  
要冷就冷进骨的缝隙  
积雪里深一脚浅一脚  
如阅读一段讳莫如深的故事  
在行走中留下深陷的脚印

风于耳旁窃窃  
山,手捧着白雪

这寂寥中的干净  
不见飞鸿,只剩雪泥

### ◎小雪围炉

当炊烟矮下了屋檐  
黄昏的余晖扶起了青绿的麦秧  
秋天就此别过  
龙门山脉逶迤而下的川西坝子  
小雪正在赶来的路上

围炉,火锅里煮上  
灯笼花、钱儿草、荠菜  
炉火映红了母亲瘦削的脸庞  
这一年的跌打损伤,骨节疼痛  
都在咕嘟声里煮沸,消散成烟

抵上一小杯烤酒  
母亲的话匣子  
就从城里的灯火  
说到了乡下的月光  
乡下啊,候鸟早已飞走  
只剩下了麻雀和灰斑鸠  
守着一个沉默的诺言

倘若有一场大雪覆盖  
冻土下的春天和来年的麦浪  
都将记得这个夜晚  
炉火旁,时光熬煮的浓汤里  
飘着不散的坚韧和守望

### ◎南湖的囚

绿芭蕉打坐。构树饥黄的叶子  
编织着一种逝  
鸣声啾啾  
用不着去辨别是哪一种鸟

午后的玉皇观  
神像在打盹。  
蜘蛛爬过颧骨  
在灰尘中留下暗影

一直以为南湖是一座很大的湖  
石堤在水的南岸翘梧  
水越来越瘦  
凤眼莲是唯一的占领者  
开着笨重的紫花船已搁浅  
流浪的野鸭子撑开浮萍  
四周高楼的影子变短,变钝  
钓者纹丝不动的鱼漂,或者只是  
钓着水的本身

水有多深?  
我不敢仔细去询问码头  
听说某年沉船的地方  
沉下了一船的光阴  
至今,一只不死的蝴蝶  
还在执着地追寻光